

晚清小說新論

# 被壓抑的現代性

FIN-DE-SIÈCLE SPLENDOR:

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, 1849-1911

David Der-wei Wang

國立編譯館／世界學術譯著

王德威—著 宋偉杰—譯

國立編譯館 主譯

---

麥 田 人 文

王德威／主編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被壓抑的現代性：晚清小說新論／王德威著；宋偉杰譯.--初版.--臺北市：麥田出版：城邦文化發行, 2003 [民92]

面：公分.--(麥田人文：60)

參考書目：面

含索引

譯自：Fin-de-Siècle Splendor :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, 1849-1911

ISBN 986-7691-54-7 (平裝)

1. 中國小說 - 歷史 - 晚清(1840-1911) 2. 中國小說 - 評論

820.9707

92011824



Rye Field Publications  
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.

城邦文化事業(股)公司  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


# 目次

中文版序 王德威

導論 沒有晚清，何來五四？

## 第一章

被壓抑的現代性

一· 啟蒙與頹廢

二· 革命與迴轉

三· 理性與濫情

四· 模仿與諷仿

6	5	5	4	3	1	9
5	8	2	5	5	5	

## 第二章

### 寓教於惡——狎邪小說

- 一·異性戀·同性戀·假鳳虛凰
- 二·溢愛與溢欲
- 三·欲望之城
- 四·從神女到女神

## 第三章

### 虛張的正義——俠義公案小說

- 一·重寫《水滸傳》
- 二·虛張的正義
- 三·女俠的雌伏
- 四·罪抑罰？

## 第四章

### 荒涼的狂歡——醜怪譴責小說

- 一·魅幻的價值論
- 二·荒唐世界
- 三·翻譯現代性
- 四·中國牌的荒誕現實主義

3	2	2	2	2	2	2	1	1	1	1	1	1	9	8
0	8	7	5	4	2	0	8	7	6	3	2	0	3	5
6	7	3	4	5	2	1	3	0	3	5	3	4		

## 第五章

### 清亂的視野——科幻奇譚

- |              |   |   |   |
|--------------|---|---|---|
| 一·奔雷車·參仙·乾元鏡 | 3 | 3 | 3 |
| 二·頑石補天       | 3 | 4 | 8 |
| 三·飛天遁地       | 3 | 6 | 7 |
| 四·回到未來       | 3 | 8 | 3 |

## 第六章

### 歸去來——中國當代小說及其晚清先驅

- |             |   |   |   |   |
|-------------|---|---|---|---|
| 一·新狎邪體小說    | 4 | 1 | 0 | 7 |
| 二·英雄主義的潰散   | 4 | 1 | 6 |   |
| 三·「大說謊家」的出現 | 4 | 2 | 3 |   |
| 四·「新中國」的遐想  | 4 | 2 | 9 |   |

### 引用書目

4  
4  
1

### 索引





## 中文版序

王德成

在中國敘事文學的研究裡，晚清小說一向不受重視。但不論從歷史、美學、意識形態及文化生產的角度來看，此一時期的小說所顯現的活力及複雜面向，都足以讓人大開眼界。尤其對治現代文學者而言，晚清小說豈止僅代表一個從傳統到現代過渡階段；它的出現，還有它的被忽視，本身就已經見證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端。

《被壓抑的現代性：晚清小說新論》原以英文形式，於一九九七年由史丹福大學（Stanford University）出版。藉著五四以來已有的研究成果，我試圖對晚清小說作更深入的考察。我將「晚清」的時代範圍擴及到鴉片戰爭以後，並力求打破以往「四大小說」或「新小說」式的僵化論述。我更希望將晚清小說視為一個新興文化場域，在其中世變與維新、歷史與想像、國族意識與主體情操、文學生產技術與日常生活實踐等議題，展開激烈對話。書中的四章專論——狎邪豔情，俠義公案，譴責黑幕，科幻奇譚——因此不應視為文類研究而已，而是指向四種相互交錯的話語：欲望，正義，價值，真理（知識）。我認為這四種話語的重新定義與辯難，適足以呈現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及文化建構的主要關懷。

本書英文版出版後在學界曾獲得不少反響。評者的讚彈，自應付諸公論，唯有一二說法與我的立論相去太遠，或有必要在此聊志數語。對此書最主要的保留聲音認為，晚清說部如此被抬舉，已有貶低五四新文學傳統、厚古薄今之嫌；而將現代性的發展回溯至十九世紀中葉，亦迴避了歷史進程的必然性。同一聲音甚至指陳本書憑藉後現代、後烏托邦式修辭，否定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及意識形態的「現代化」大計及成果。

這類論者切切要將晚清小說「被壓抑的現代性」再壓抑下去，不僅使人莞爾：他們到底怕些什麼？事實上，本書的導論正始於如下的問題：文學現代性是否必須按照特定歷史時間表依序進場候教？現代性是否只能有一種品牌，來源及出路？現代性的「意識」甚至意識形態是否有如神諭，只能由圖騰式的作家或作品（或國家領導人或西方理論大師）說了算？還有文學的（形式）現代性是否需要社會、歷史的（實踐）現代性來決定？我們學界的一支一方面高談「一切歷史化」，一面將文學史神話化，已是一種奇觀。至於部分論者絕不細讀文本，就著陌生的小說演述自己的大說，甚至引喻失義，只能說是新版的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」了。

「重寫文學史」曾是上個世紀末兩岸學者的共同努力的方向。在這個方向下，《被壓抑的現代性》只能算是初步的嘗試。而我已一再申明，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文學啟蒙與文學革命的教訓，我們（又一次）重寫文學史的活動必須在文學及歷史千絲萬縷的對話關係中，化簡為繁，迂迴前進。而介於新舊之交的晚清小說，恰好提供了最豐富的研究對象。我的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，而是希望對中國現代文學眾聲喧嘩的起源，作出適切描述。

本書的寫作過程裡，有幸得到許多學者的建議及批評。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數篇有關晚清文

學的專論，對我有極大的啓發之功。本書英文初稿亦承夏先生審閱校正。台灣的柯慶明，張淑香，林明德，賴芳伶，康來新，李瑞騰，李孝悌，黃錦珠；歐美的米列娜（Milena Doleželová-Velingerová），韓南（Patrick Hanan），李歐梵，瓦格納（Rudolf Wagner），葉凱蒂；日本的樽本照雄；還有大陸及香港的郭延禮，陳平原，夏曉虹，楊義，王宏志，汪暉，袁進等先生女士的著作或洞見，都令我受益匪淺。陳平原教授的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，米列娜教授主編的《世紀之交的中國小說》（*The Chinese Novel as the Turn of the Century*）各在方法學上有重要突破，也提供我可貴的研究線索。而柯慶明教授與我多次討論，尤其使我對傳統與現代，中學與西學的脈絡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。

本書的中譯，導論部分由我自己執筆，其他各章由宋偉杰博士完成。唯第一章原稿曾由胡曉真博士譯出，再由宋偉杰參照定稿。曉真及偉杰分別是我在台大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，早已學有所成，他們願意承擔此書的翻譯，是我的榮幸。尤其偉杰爲此書所投注的熱情與精力，在在令人感動。譯文完稿後又經我修訂數次，因此如有任何訛誤，自然應由我負責。本書的編輯由麥田出版公司的吳惠貞小姐，吳莉君小姐及胡金倫先生擔任，他們的專業訓練及認真態度，都是一流水準，謹在此一併敬致謝意。



晚清小說新論

# 被壓抑的現代性

FIN-DE-SIÈCLE SPLENDOR:

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, 1849-1911



導論

## 沒有晚清，何來五四？

有關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問題，近年屢屢被提出討論。五四文學革命的典範意義，尤其引起眾多思辨。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，當屬晚清文化的重新定位。傳統解釋新文學「起源」之範式，多以五四（一九一九年文學革命的著名宣言）為中國文學現代時期之依歸；胡適、魯迅、錢玄同等諸君子的努力，也被賦予開山宗師的地位。相對的，由晚清以迄民初的數十年文藝動盪，則被視為傳統逝去的尾聲，或西學東漸的先兆，過渡意義，大於一切。但在世紀末重審現代中國文學的來龍去脈，我們應重識晚清時期的重要，及其先於甚或超過五四的開創性。

我所謂的晚清文學，指的是太平天國前後，以至宣統遜位的六十年；而其流風遺緒，時至五四，仍體現不已。在這一甲子內，中國文學的創作、出版及閱讀蓬勃發展，真是前所未見，並在世紀轉折交替處，或「世紀末」(Fin-de-siècle)之際，蔚為高潮。小說一躍而為文類的大宗，更見證傳統文學體制的劇變。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推陳出新、千奇百怪的實驗衝動，較諸五四，毫不遜色。然而中國文學在這一階段現代化的成績，卻未嘗得到重視。當五四「正式」引領我們進入以西方是尚的現代話語範疇，晚清那種新舊雜陳，多聲複義的現象，反倒被視為落後了。



晚清文學的發展，當然以百日維新（一八九八）到辛亥革命（一九一一）為高潮。僅以小說為例，保守的估計，出版當在兩千種以上。●其中至少一半，今已流失。這些作品的題材、形式，無所不包：從偵探小說到科幻奇譚，從豔情紀實到說教文字，從武俠公案到革命演義，在在令人眼花撩亂。它們的作者大膽嘲弄經典著作，刻意諧仿外來文類，筆鋒所至，傳統規模無不歧義橫生，終而搖欲墜。以往五四典範內的評者論讀晚清文學的成就，均止於「新小說」——梁啟超、嚴復等人所提倡的政治小說。殊不知「新小說」內包含多少舊種子，而千百「非」新小說又有多少誠屬空前的創造力。

而從文化生產的角度來看，晚清文人的大舉創造（或捏造與製造）小說的熱潮，亦必要引起文學生態的巨變。這是一個華洋夾雜、雅俗不分的時期，而讀者不論有心無心，也樂得照單全收。中國現代文學的大規模量販化、商業化，非自今始。●稱小說為彼時最重要的公眾想像領域，應不為過。藉著閱讀與寫作小說，有限的知識人口虛擬家國過去及未來的種種——而非一種——版圖，放肆個人欲望的多重出路。比起五四之後日趨窄化的「感時憂國」正統，晚清毋寧揭示了更複雜的可能。

晚清的最後十年裡，至少曾有一百七十餘家出版機構此起彼落；●照顧的閱讀人口，在兩百萬到四百萬之間。●而晚清最重要的文類——小說——的發行，多經由四種媒介：報紙、遊戲小報、小說雜誌與成書。早在十九世紀七〇年代，小說即為報紙這一新興出版媒介的特色之一。中國最早的報紙《申報》（一八七二—一九四九）於一八七二年即有名為《瀛寰瑣記》的文學專刊出版，發表詩文說部創作或翻譯。●到了一八九二年，由韓邦慶（一八五六—一九四）一手包辦的《海上奇書》出版，是為現代小說專業雜誌的濫觴。●同時，在標榜「遊戲」及「消閒」的風月小報上，小說也覓得一席之地。